

《空翅》的时空变奏与精神原乡

高风华



《空翅》
茵茜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茵茜《空翅》中的许多篇什，我在其公众号“绿云居”上领略过风采。以前单篇读，只觉文字温婉、格调雅致，有思想的深度；现在整本读，更能感受文本对历史空间所遗漏的人事的汲汲关注，感受作者通过书写个体命运复归人本与人性的精神指向，以及对善的张扬、对底层苦难的悲悯及文学使命的思考和通过写作来完成自我生命回归的愿望。毋庸置疑，在作者眼里，写作是通向尊严与良知的一条途径。

相对于空间的意义，时间是实用性的模式化的，昼夜、老幼、生死的表达，成就了时间的概念。人对事物的体验与感应，在不同的时段截然不同。是故记忆或历史，潜意识或梦境，均存在于时间的长河里，存在于生命过程，即现实和历史本身。而相对于时间，空间却是永恒的力量。海德格尔把“死、天、地、诸神”称为“四方”，四者一体，成为永恒的空间。往往，我们对时间与空间，即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虚构、虚构与梦境的书写界限，是模糊的、纠缠的，形式上便表现为变奏。模糊是一种美。

《空翅》收录的作品，分为心自得、竹外闻、檐前见、随物念四辑，皆取自赵嘏的诗。竹外闻，远处的声音；檐前见，身边发生之事；心自得，心灵的思考与碰撞；随物念，外物的共鸣与延伸。含远、近、内、外四层含义。笔触涉及山水、书籍、艺术、凡人小事等方方面面。远近内外，既具备时间的一维性，也具备空间的永恒性，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茵茜用诗性的语言和变奏意识，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述，铺设了宽广而丰厚的结构和浓郁的语境氛围，是对宇宙意识里生命过程的探寻和深掘，是哲思维的外射和映象。

作为宏大历史场景的亲历者、旁观者和审视者，作家试图依据时空的变幻去构建一个让心灵回归的精神原乡。原乡的人物多是她的亲人、邻居、文友、老师，物象多是经过时空淘洗的自然及竹篮、木桶、古玩等旧物。这个原乡可以是“腰屯”“胜利街”“三峡人家”，可以是松滋、洪湖、苏州。视角的转换，显现着作家的在场主义立场。她的笔触与她构建的精神原乡血脉相连，形成情感的场、意识的场、精神的场。其书写始终保持清醒的姿态，自觉

规避陷入人性写作的泥沼，以普通人为切口，关注漂泊在乡村和城市街巷的肉体和灵魂，际遇、生存和命运，描述最底层的原生态。种下善的因子，使她的文字有了悲悯的温度和探向底层的深度。《岁月长吟》里的老姑，《雪落之地》里的大姨、二姨，《纸月亮》里的张奶奶，《故园遗梦》里的舅舅等等，都是人世间最卑微的分子。他们的尘世之旅，蹒跚、喘息、无助、压抑，是灵魂真实的印痕、时代留下的脚印、苦难里的神话，更是生命的符号和精神的太阳。

生活是一条永恒的夹缝，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痛苦，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生存和精神困境不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的臆想，它是人类最本真的存在状态。无边际的欲望，使人类的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内在与外在，总是处在永恒的冲突当中，以至于常常深陷泥潭而不自觉，疲于奔命而迷失自己，守着幸福而到处寻找幸福。茵茜的文字，揭示了人性的本真与善恶，读来让人醍醐灌顶大梦先觉。“往小里看，我们日常的争夺、计较、攀比、嫉妒，甚至道理、法则，以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小情绪、小名小利，男女之间的小占有、小索取、小纠缠，一句话半句话引起的不快，在这样上亿年汨汨流淌的时间河流里，都不值得一提

（《生命的波长》）”“摩擦让亲情不断降温，甚至生出仇恨（《雪落之地》）”，比比皆是。佛祖般的胸怀，一览无余。深入精神原乡，感受精神家园生命力量的召唤，作家无法掩盖内心世界的忧伤和悲凉：她对大自然的审视，不只是停留在视觉的层面，而是思考和超越；她感叹于人类生存在自己的维度里，无法超越自身局限的渺小，感叹于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蛋壳里”，被五官“限制了感知，左右了思想”，站在未来否定和超越现在，“以未来的名义对现在审判（萨特尔《什么是文学》）”，这正是作家批判思维的先锋显现。

茵茜对文学、建筑、绘画、书法、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美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这在《沙市老街》《抽身离去的光阴》《秋其》《读周思聪》《音乐，雪的耳朵》里都有很好的体现。《空翅》里，除了亲友，写得最多的是庚口先生、吴老师和秋其。庚口先生和吴老师是画家，一个是书院派，另一个类似梵高的民间画家，都有个共同点，爱读书。庚口曾赠她《列维坦》《美学散步》，吴老师喜读《如果种子不死》，秋其是典型的文青，都是文字素养极高的名士。如汪曾祺的文章，茵茜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性陈述，却能完美地表达她的文学观，《一个人的地震》用几近锋利的语言对当下“书写”深度思考：深刻、复活、思想、美、情感，便是文学使命的全部。

写作是一种内分泌。作家用他们敏感的内心和慧眼，观察、表达、书写，形成了各领风骚的文章风格。刘勰认为，风格还取决于“才、气、学、习”这四个条件：“故辞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可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而“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因而“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才、气是禀赋气质，学、习是教育熏陶，这四者，茵茜都具备。



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

青青岛

《星星从来不睡》是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写给孩子的小诗集，它纯美、梦幻，以诗意开启孩子的想象。

33首小诗配33幅图画，如同33个小世界。作者笔下需要陪伴的小树、拉来云彩的鸟、装病的小草、为夜晚点灯的星星、为天空补洞的月亮、互相拥抱的小河，充满童心童趣又润物无声，它们为孩子打开了一扇扇充满梦幻的大门，每一首似乎都是一部长篇童话的开端，无限故事需待孩子开启想象，在成长中慢慢书写。比如《月亮补丁》一首，“是哪一年哪一天呢，夜晚出了事，不知谁在天背后，把夜空捅出了，一个一个的小洞洞。是哪一年哪一天呢，洞洞里吹进了一阵阵小凉风，是哪一年哪一天呢，人们管那些洞洞叫星星……”

时空亘古久远，宇宙广博无限，孩子无法理解无限和无垠，那作者索性就把问题留给孩子，星月生辉是哪一年哪一天呢？假如一粒小星星贴住了一个小洞洞，那小星星会不会很冷？透过小洞洞会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月亮贴住了一个大洞洞，那它背后究竟贴住了什么秘密？

读这首小诗，有限的文字其实只是一个导引，孩子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将夜空想象成倪裳羽衣，破了洞，被巧手的仙女饰以星月，流光溢彩。也可以开启想象，在那一丝丝冰凉中，将星星想象成是一颗凉凉的、甜甜的糖果，那美丽的夜就变了甜蜜的夜。如果孩子想象星月是棋子，天空是棋盘，流星就是一个小逃兵，来人间躲避战乱，也未尝不可。

诗，没有边界，没有答案，没有唯一正确的解读方式，它重要的是一种呈现、一种启蒙，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作者把诗意呈现给孩子，把问题留给孩子，诗读完了，诗意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孩子可以去试着创造一个梦境、一个小世界了。

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入诗的精灵，都是孩子日常所见之物，日升月落、星移斗转、草木枯荣、小鸟鸣唱。她以简单的韵律、简洁的语言，把孩子引入一个充满想象、奇异又瑰丽的世界，那里没有大道理，却总能触及孩子心底的善意、勇敢与希望。

她写没有鸟巢的树，就像一个不被上天眷顾的孩子，即使是没

有漂亮的眼睛、悦耳的声音，没有常常被人夸赞的特长，但心里有梦、眼底从容，一样可以抱持美好的希望慢慢长成自己期望的样子。如同那棵心中有鸟巢的大树，没有风来栖，一样要努力生长，枝叶参天，迎风而舞。她写开花的小草，它们不论何时何地，即使拼尽全力，也要开出一朵小花，绽放生命的颜色。她写的是拼尽全力的生命绽放，写的是处于逆境中的坚韧，写的是生命的尊严和希望。如果你直接告诉孩子，生活再苦，也要努力活出自我，努力自我实现，这无疑太过抽象，但诗总能将形而上的东西化为润物无声的语言，可以悄然消解孩子对“大道理”的抵触，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念，以形象化的方式融入孩子的心灵。

诗有尽，意无尽，别再机械地告诉孩子大道理，随心而动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不喜欢“必须”“一定”“应该”，要想触动他的行为开关，还需要他“主动”“愿意”“向往”。作者在书中真正做到了，以诗的语言消弭成人与孩子心灵的距离，她不说教，却无形中给予了孩子爱的引导。

“从不读书的乌鸦诗人，使尽全身力气，也吟不出一个别的词儿”“树哪怕再矮，也需要小鸟陪”“不是所有的坏蛋，都一无是处”，书中这些充满灵性的句子，短小、跳跃、想象奇特，就像一颗颗梦幻的糖果，跳进孩子的眼中、心中，陪他玩耍，伴他成长。诗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时间会让诗意发酵，长成意想不到的模样，内化成孩子内心深处的品格和力量。

《星星从来不睡》以诗歌为“序言”，为孩子可以开启一场逐梦星光的旅程，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吗？



《星星从来不睡》
王立春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